

書

集

傳

無歸周意以葬子歸者武王也葬子必遺百王範既得武王

安得而不言哉

蘇氏曰葬子言蓋其論我周為百王範則其子與母

其子之道德歸於厥子况武王東平天下而立商於公以葬子為百王範
次之而葬也試讀者必二子歸葬而死而立葬子則葬子之外賓客之國
不可也史記曰武王葬其子於朝而不可也葬五刑之外賓客之國
則其子不可葬而矣故葬其子葬道則可也則不可也林氏曰天下
既為周而葬子道以葬之葬葬於公則子蓋不臣於周也其封於朝
蓋與既通而去不食周粟也葬葬於武王因而封之自葬於朝葬而
葬其子也新葬子氏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不從武王以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洪範

凡十一章

惟十有二祀王訪于箕子箕子主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之逆

下民相見

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孔氏曰商曰祀箕子拜祀不忘商

林氏曰此篇蓋箕子為武王陳

朱氏曰十

有三下則祭葬武王伐紂之年則訪箕子當在下車之始

自是之後亦可矣。曰氏曰訪謂不敢屈而至孟子所謂

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氏曰致禮然後問故先言王訪于箕子而後曰王乃言。愚曰先以嗟嘆繼呼箕子而不名正尊敬也。孔氏曰除默隱定

爾雅曰彛常倫理也。愚曰上天默定下民依相協其居

生養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五帝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

上下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五帝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

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五帝之相安天所相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

民而相安其居者也我不知其彛倫所以次序之由。朱氏曰彛倫指洪範九疇而言

如箕子之在商潛心九疇之學而文王不傳故乃而問之且退劉敞曰此武王問箕子以洛書之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淫罔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敷多路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彛倫攸叙

王氏曰致禮以問然後告故於是箕子乃言。愚曰箕子稱我而不名下文以而汝稱君皆不臣於周之意又樂道志勢

之義也。孔氏曰淫塞汨亂震動疇類昇與數敗也。朱氏
曰洪範九疇指洛書而言水性下流不能順其性而逆之
但爲隄防以障塞之水失其道泛濫中國故五行皆不順其
所是爲亂陳其五行朱氏曰水既之濶則人不得地以存命天即
不得土以生木不能榮土不可稼穡天即
理也蘇逆天理得罪於天故天不昇以洛書而常道所以敗
言洪範九疇之理晦不明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蘇氏
曰以其殛死知帝震怒窮與謂誅而登用錫禹洪範九疇
謂洛出書也。愚曰舜論敘言九疇之理所以明而不紊
也天氏曰洛書非以人人得之但與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雖子而以
之道而論則此言界不界要之洛書乃天之至理理不順是理自無可辨
一變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天公無私耳。劉敞曰此箕子對武王

以得洛書之意

初

朱氏曰此清會也全謂夏以一一爲次華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
朱氏曰此清會也全謂夏以一一爲次華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

曰五行

愚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各五行之氣少
時之中亥子為水寅卯為木巳午為火未申為金酉戌為土
時中又分十二甲之屬木丙丁屬火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大
則行於十日一甲之內又大行於六十日一甲之內又五行
屬木要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時月星土又五行於十日之內五行
者無運於天之所言五氣是地也造化萬類無一不本於五行故
居初一五行無所待而自然者也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朱氏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五事故次二曰
敬用五事用者人所事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呂氏曰
五事者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故謂之五事
。愚曰五者當敬以用之敬則此心常存卓然為一身之主
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以供其事云為思慮莫不循當然之
則此入道之本聖學之大原也。無垢張氏曰九疇之多入
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

聖者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誠而已

次三曰農用八政

孔氏曰農厚也。南齊書氏曰五事故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而治人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唐孔氏曰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鄭注曰八政皆生於仁民

毒民無事人用之以仁所以
上向民除害具厚德可見矣

次四曰協用五紀

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五者天時所以相維也正人而後可以正天而政必本於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謂五者之紀協合不差也。新注曰五子曰天有五行有陰陽有進退生來三

以正天時所以
以貴於協用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皇人君之稱。愚曰極者不可增不可損極至之義

標準之名也。朱氏曰皇極謂人君立極也。愚曰六而四謂

門無旁四達皇極。愚曰皇王之皇亦取大為尊義合二義而皇極之義

然全孔氏以極為中夫中者無偏無倚及之稱中本不可動極然天下之

聖惟中斷可以為極矣夫極者中而為此極太極者中而為

太極是極於中而為皇極自道言之則謂之中自其立之以示教則謂

之。○愚曰八政以治人五紀以正天皆政也而未及於道化

皇極者聖人執中道以立教化也故次五曰建用皇極新王

曰九疇之教五若於中而皇極之謂立之於上使天下視為標準而取則焉也

於此則取則焉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則取則焉以至

一事一物之始一言一動之終無不極其義。○唐孔氏曰皇極不

言數者以該統九疇理兼萬事未有數能盡其故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愚曰執中無權措執一也為治又當用三德故次六曰又用
三德三德乃時中之道皇極之用也

次七日明用稽疑

唐孔氏曰稽考也。改正疑事。朱氏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變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魯謀之鬼神。故次七日稽疑。知日見聖人至公之體不。薛氏曰疑非明無以決。非特明於人事。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新注王氏曰明用

次八曰念用庶幾

唐孔氏曰庶衆也。徵驗也。言所驗者衆也。南齊曹氏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盡矣。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參善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幾。愚曰念用者省念而不敢忽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言嚮作

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極窮也。苦也。王氏曰嚮者慕而欲其至。威者畏而欲其下也。新注王氏曰自五行至南嚮

民爲五福之類。論之。則並其家。氏。其。效。爲。六。極。之。應。五。福。天下。人。主。之。心。常。慕。之。故。謂。之。爲。向。在。此。則。力。以。得。福。皆。無。不。到。六。極。在。天。下。人。主。之。心。當。畏。之。故。謂。之。爲。戒。在。此。則。力。以。致。者。無。不。戒。矣。然。氏。曰。爲。威。蓋。君。心。有。所。警。畏。而。始。謀。以。治。生。行。之。者。○唐。孔。氏。曰。此。章。自。初。一。至。次。九。乃。禹。所。筆。叙。小。劉。氏。以。爲。敬。用。農。用。等。亦。禹。所。加。○馬。融。曰。從。五。行。至。六。柯。濟。書。文。也。○愚。曰。九。疇。者。聖。王。所。以。達。造。化。之。原。盡。性。命。之。理。治。人。正。天。闡。道。德。立。教。化。通。幽。明。之。情。調。精。稔。之。妙。以。成。大。順。而。福。蒼。生。者。也。所。以。和。同。天。人。而。爲。三。才。之。宗。主。也。信。乎。爲。經。世。之。大。法。歟。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朱氏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濂溪周氏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爲陽動極而靜靜而爲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土金木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愚曰陰陽各用其少陽生於子而土

行至東方於時無暑陽動而巽是為少陽其氣溫而柔木行也
於時為夏陽盛而燥是為太陽其氣熱而猛火行也
於午而右行至西方於時為秋陰止而收是為少陰其氣涼而燥水行也
於行至北方於時為冬陰盛而凝是為老陰其氣寒而慄木行也
於子而陰閉生焉偏陰偏陽不足以化生萬物有以和之氣則萬物
於四時之間十行也四時之運知五行相生之序也故上居中央於
四季月萬於辰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成丑未之位 五行一其性愚曰水者氣之潤而寒者也火者氣之燥
而熱者也木者氣之舒而溫者也金者氣
之斂而涼者也土者氣之中和者也故水之寒火之熱無極之真一
陰陽之正氣也木之柔金之剛陰陽作止之然也無極之真一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
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唐孔氏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
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

也乳一陽之氣肇於子一日之精始於子子者水也金石之產其初亦
成於陰氣始動者陽也艱難而靜則成水鐵河氣成泥可見清者處也
故曰天一生水也成之故女為北方之卦以一陽居於地能之中及
水之既成則陰物也故其氣潤而寒一陰之氣生於午午火也火性炎
於陰而成於陽九物莫不有火性之剛生故兩木相磨兩物相擊則火
出焉乃其未出則靜而陰也其地而相急則陽也故曰地二生木也
十成之故離為南方之卦以一陰居於中而火性炎於上則火居一火
也故其氣燥而熱夫陽性必陰動而陰性必陽靜於前火者水之妃也故水居一火
居二而為五行之先水居於下而火居於上則水不能生木則火不能生土則金不能生
生也木之生得陰而滋於故曰天三生木也土居於中而火居於上則土不能生金
之屬地故陰為厚方之卦以二陽居一陰之上其氣燥而凝金十成陰
而成於陽火能生土土能生金為地陰氣也是陰之再靜而生也金
之生得陽而堅固故曰地四生金也九成之金之為物則陽中之陰也
故兌為西方之卦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氣燥而凝故木居二而金居
四土生風陽而成於陰兼備陰陽而為沖氣萬物之歸皆為土陰陽之
終也故曰天五生土也十成之卦五行氣運相生之原則曰水火土
金今以土居五陰以土居於四陰月又其形質之大為四行之所託而
五數居中正位也物之生其初皆為木其中首為土故土居終焉致之
大極圖可知矣然水不成於地二而成於地六火不成於天五而成於
天七木不成於地四而成於地八金不成於天五而成於天九土不成
於地六而成於地一何也蓋天地之數上於五河圖洛書其中皆五故
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其為十也則偶之而已一陰一陽之氣道陽以偶
陰陰以偶陽未有奇陽極陰而能生成者也故以奇生者成於偶以偶
生者成於奇六者一之偶也地六所以成火二者七之偶也天七所以
成火八者三之偶也地八所以成木九者四之偶也天九所以成金十

懷氏曰水不鹹潤下而鹵則鹹咸者孔氏曰水至海則鹹火不

苦炎上而焦則苦木不酸結而為實則酸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燥

曰金及生燥辛燥之味始成。東湯土稜播而成其味以成。

孔氏曰致其類則言作。蘇氏曰五行之於作不可勝言也。

人之用者惟味尤急故舉味以見其餘於不與於五行之於物莫若

行由其氣化之妙則無定凡物味之屬者皆水氣所生者皆火

氣所生而木附者火之氣也水之氣極寒而中有火氣火之氣極

熱而中有水氣故其味不寒而及溫其味不熱而反涼對而附者木氣

也然燥中有濕故其味不燥而為和止而射者金氣也然燥中

有濕故其味不燥而為和止而射者金氣也然燥中

飲食則知此故音多酸所以收之變多苦所以聚之救多辛所以散之

大多鹹所以濕之謂以消其指一物以求一味則無以達造化之

妙用矣。愚曰五行之於味乃陽陰陰生陰極而生之理也五行於作

性熱酸為酸味酸而性不燥又可變為酸入於火則可變其味入

於酸可以變其味而酸之本性不燥亦可變為酸入於火則可變其味入

不可勝言也五行之氣動論於天地間也生靈萬物莫不有五行之氣

可推。唐志曰五行具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方行於

四時爲五德。稟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揔其精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孔氏曰自此章而下皆箕子所演。其數相之體非止一時。則各之補乃其略。昔所謂心而用。力者。聖者皆以文王。漢高。之。事。並。覽。之。詳。見。或。問。

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唐孔氏曰貌揔身也。愚曰人之生形體先具而聲氣繼之。其後則目知物之美惡耳聽事之然否而思慮生焉。此五事先後之敘思則五事之主也。曰八曰孔子告顏淵先其難而後從之。曰八曰孔子告季文子以爲政一舉自始。曰八曰孔子告季文子以爲政一舉自始。

五事脾屬土脾之發爲貌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脾之餘土

之屬也肺屬金肺之發爲言肺之於人聲氣之所從出入也

肝屬木肝之發爲視腎屬水腎之發爲聽心屬火心之發爲

思自黃帝以來言人詳矣醫者主夫今不廢稽是則無以治病

而生殺人漢儒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非也

其九明者有八推之無極其始各合於道之言夫之別矣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沈巖

愚曰此五事之德恭謂莊謹從謂順理。孔氏曰明清明無蔽聰察察不惑睿通於微。無垢張氏曰貌德本恭言德本從視德本明聽德本聰思德本睿曾子曰更之思之又思之之通精其或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是必隨人欲而違天理也。愚曰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貌言初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朱氏曰五者所具於心之理必有其形必審其理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愚曰作者充而致之之謂肅齊也。孔氏曰肅心敬也朱氏曰

乂謂理治。孔氏曰哲照了謀所謀必成當聖無所不通

愚曰自恭而充之則齊一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則理當

林氏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

如井田制

貨者阜通貨財之

政也

禮曰布帛財也金玉

和者祭祀之政也。愚曰司空掌邦

土度地居民之政也司供掌邦教學校選舉之政也司寇掌

邦刑詰姦形暴之政也賓所以親邦國辨信脩睦之政也師

所以十邦國立武足兵之政也。三山陳氏曰八政或言事

或言言互見也。朱氏曰八政以緩急爲次序。愚曰民生

莫急於食而貨次之。蘇氏曰食貨所以養生祀所以事死

故祀次之

新女王氏曰以祭養魚對祭獸親民之然報本之義出於天

祀所以順其愛敬。愚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空次

之。詳見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司徒

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強教也故司寇

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

庭則征伐之故次賓次師焉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

唐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

曰以紀周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

天之變月也

紀一日也朱氏曰以紀月所之變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

早晚所中之變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一月皆紀昏旦

寒是也一為新氣謂月初也一為中英謂月半也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是也其餘皆然辰謂十二辰以紀日

月會數見注曆數說見禹謨及或問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劓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林氏曰舜執其兩端用中于民湯懲昭大德建中于民皆建

極之事也。愚曰有極極者固有之理也。左氏傳獅子以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斂之以斂

林氏曰人君立其極以示民使民觀感向善則天之百祥自

以類應而無天關孔濇資困鄙暴之患故皇建有極乃所以

欽是五福布與其眾民也新法王氏曰五仁則可以無心知禮則

足以濟是非則考終矣此皆錫福之實也愚曰建極本於厥后或

以人之分仁者如刑一者如政以福言德如為善之發而暴之也

曰斯民莫不皆具是極惟為物欲所蔽故失其極今人君既

建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皆於君取極。

呂氏曰人君乃萬民之所取中也使有一民不得中則於君

之職分有虧惟是庶民皆歸於極即是民錫汝人君保極處

。愚曰敷錫是上錫下錫汝保極是下錫上。孔氏曰淫過

也朋黨也。唐孔氏曰比阿比也。愚曰佛老之徒虛無曠

蕩流於太過所謂淫朋也諸子百氏比附一曲失於不及所

謂比德也二者皆非中也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互

文也。朱氏曰言民人所以能如是皆君之德有以為之。

準也。愚曰此疇自為七節此第一節總言人君建極而斯
民歸極已下六節皆申明此一節之義言之

尼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惟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蘇氏曰有猷有為有守

愚曰此有為有才者

能如此

有守有執

守者也

愚曰此有德者

曾氏曰不協極不惟咎若狂也肆矜也廉

愚也直之類狂矜愚所謂不協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

於戾直而不詐所謂不惟咎也。愚曰皇君也。孔氏曰而

汝康安也。王氏曰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

謂也。蘇氏曰汝當常安汝顏色以受人使人人得自獻不

汝憚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偽未可知人君亦

當錫以為善之福。林氏曰凡錫福皆教以中道致福之理

也與惟辟作福之福不同。愚曰聖人建極豈能盡得中行

而與之資稟有高下不齊一律感荷歎有為有守蓋過人之
質可至於極者若由賜之徒是也當念之而不志不協極不
惟谷乃中人之質可引而至極者若狂狷之徒是也當受之
而不拒其以好德自言者蓋凡下之質若互鄉之欲見鄙夫
之間我者是也亦當以善整去天子之尊非能日與庶民相
從也所謂念之受之錫者若命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曰
徒論選士而升之學大司樂論造士以告于王及鄉大夫各
教其所以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及天子親視學者皆是
也時人相上三等入言如此兼收並育則人皆感發向化惟
君取極矣

無辜博反有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量乃穀汝弗能使有好訟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氏曰博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三山陳氏曰博獨謂孤寒

寡援者高明謂勢位貴顯者。林氏曰人既歸極則君當進
用之以爲勸率若有才能不以真勢之惛獨而雲之苟與才
能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凡人之有才能者使進其行於
朝廷之上謂使使之則邦家賴之而昌盛更其行則誠德者
短。東陽馬氏曰富猶言衣食足。孔氏曰穀善也。林氏
曰好與知意自好之好同猶言有所顧藉也有常產者有常
心凡其正人之道必先富之而後可納之於善。愚曰苟遺
佚而不得行其志則窮而無以養其身是不能使其有所賴
於汝之邦家斯人將然憫推沮自陷於辜者多矣上一節是
廣大以養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申明第一節
建極錫民之意

于其無好德汝如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林氏曰此下愚不移之說之而不率無可奈何者故筆置而

不教必欲盡教之彼既不從徒爲我之過然而已

入於彼本意非爲我之過然 取曰聖人之作

如此而彼猶無好德之心是終不可革棄之可以無愧而非

透絕之也 皇極之道可謂大矣然無好德之人亦不得以此所以

者山之知聖 無偏無陂

無偏無陂呼善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呼善 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呼惡 遵王之

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呼善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呼善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愚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也也義者心之制理勢之宜也

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爲子矣有道萬夫有路此

言道路互辭也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偏謂偏於己黨謂

黨於人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正直猶端方也。朱氏曰

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愛側已私之見於事者

也言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上之化也。林氏曰此一節反覆吟誦實詩之體各取音韻之協不必盡有其義尊者自外入之辭由是而繼之則無事於遵而自合於王道矣。愚曰湯湯平平正直皆有王道之一體由是以合於中然後為極故必會歸有極斯為至焉會如四海會同之會歸如殊塗同歸之歸以天地聖王之淵源如天之廣大乎平抗之平之極洛邑為地之中也湯湯而不合於中則流寓佛之空曠平平而不合於中則直為下惠之不恭正直而不合於中則流寓佛之空曠平平而指湯湯平平正直則以為中國不可然北湯湯平平正直則不可此承以入中蓋謂解本時太平易端方非效胸懷不曲者所可入也此承

上文言聖人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由第一節凡厥庶民

惟皇作極之義

曰皇極之數言皇極其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林氏曰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孔氏曰以皇極之遠

布陳言教。新安王氏曰順理而教曰訓。愚曰上是聖人
以身盡道而示極此是聖人以言明道而闡極聖人建極二
者不偏廢也皇極之數言非它惟即此秉彝之理順而為教
即順天理而為教也故凡其衆民於皇極所敷之言順其教
而不違行其言而不墜或謂無民亦以極敷之言教若父兄。新
之告設師友之講明順而行之可通。新
安王氏曰以道示人而天下見之謂之光天下順行聖人之
教於此道昭然有所見起居食息常若相與周旋而不離也
故曰以近天子之光愚曰極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
側也光或謂為道德之光輝或謂為性謂之
光明皆通然必有窮於中
然後有見於外其理一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愚曰箕子緼緇上文更端而言曰聖人之建極如是斯可繼
天為子作民彊母以受天下之歸往矣不然則有愧於天無
以作民父母而不足以為天下王也或謂人君其能如上文
所言則是天子作民之父

沉潜沉辭而不躁潛藏而不露則剛不至於暴柔勝者易失
之不及故當抗之以高明高而不可狎明而不可欺則柔不

至於博矣

林氏曰如天地之造化雖本於陰陽中之氣然不無寒暑之亦多盛衰陰之極而一陽生陰暑陽之極而一陰生陰暑陽之極而一陰生陰暑陽之極而一陰生陰暑

後成化育聖人治天下亦猶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反僻民用

僭反子念忒反也

王肅曰辟君也。葉氏曰作福柔之事也作威剛之事也周

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

韋昭曰玉食珍異之食也。張氏曰側不正頗不平僻不中

也。林氏曰福威玉食實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

也故爵賞刑威之權必出於君而不假於臣下假則威福之

柄下移若齊之田氏宋之子罕是也玉食則凡乘輿服御之

占前從一人之言

孔氏曰龜曰卜書曰筮

朱氏曰龜歲久則靈書生百年一全百靈亦物之神靈書生百年一全百靈

重之指於筮之以變其卦兆卜亦以明火氣與火氣通為兆筮以明土氣與土氣通為兆

筮以。唐孔氏曰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人筮人之官乃命以下筮之事卜兆有五兩兆如雨下霽兆如雨止

蒙兆蒙開驛兆落驛不連屬希克兆相交鈔五兆不

一曰二曰龜兆所遇無先後也策卦有一卦各一爻重二卦

乃成一卦內卦曰身外卦曰悔故曰從下起故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朱氏曰貞悔古語如此

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為極兆。卦自有一十其變千有二百餘也。新方助嚴弓之

筮之變為極兆。卦自有一十其變千有二百餘也。新方助嚴弓之

唐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各用三人

善鈞從衆自上古卜筮為法有三三法並用法有一人該卜

筮各有二人

金縢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克之北原北周之北華二易之法連山與周易杜氏云連山伏義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女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

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氏曰卜

筮龜未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著龜之靈不至越於

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王氏曰筮之人以著其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

具澤吉

朱氏曰心者人之神明其靈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

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

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

龜筮為主入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

矣

條指強氏曰決疑主於首領故是於外上無氏之上動道則從而

十族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誠與神合也我與無民謀逆而於吉者

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外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此

氏子信以卜筮為主人之所疑而卜筮以水之當從也

條無問草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愚曰此與下一條以

貴賤為次第孔氏曰此已下一事皆二從一逆除龜筮從外或與

自下上逆如台惟卿士庶民不肯也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事同成王既不知周

民又卜惟朝廷大

人與公及卜筮從

妾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考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唐孔氏曰內謂祭祀冠昏外謂出師征伐

龜筮兵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曰龜

筮乃無心之器其筮逆即是於人未當臣民助我龜則縱未

於人爲也此筮其情雖大下等以爲然不知反自有未然者

。林氏曰此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變自求多福而達於海客也聖人正心誠意以修其身天人之際應之如響故以龜筮斷天下之疑而無所惑所可信者在吾心之至誠耳不然則是巫覡一技何足尚哉

蓋者天之所示也人事盡而修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極又至於有冠於後謀及於人而斷之以人心人事不相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猶無益也故推疑龜筮必在

於皇極三德之
後不可不語也

庶幾

林氏曰洪範本於至誠以盡其性極於贊天地之化育以與
天地參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必驗於彼天地造化雖
運於無迹之表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實係於人君人君所
以盡天命之性者必首其貌言視聽思之用充於肅又哲謀
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爲贊化育之本由此施於八政至於五
紀協皇極建三德又稽疑明又以天地陰陽之運見於兩暘
寒燠風之應與夫歲月日時之垂象者以驗夫已之休咎隨
其所感而省躬修德焉則贊天地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始爲
至矣。朱氏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證自五行
而下失其道則有衆咎之證得失在於身體各應於天匹夫
尚然況人主乎

林氏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證失之應於身體於此不
特爲五事之證也。新安王氏曰人心一動自

紅貫曰書言一出於感遇
吉柔順相感不可誅也

曰兩曰賜賜曰煖曰美曰風曰時

孔氏曰賜日也煖煖也。朱氏曰六者庶證之目。王氏曰

兩賜寒煖風所以目五者來備以下之事時所以目王省惟

歲以下之事朱氏曰書說謂五者以時至回下文休論為時終

○林氏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間往來相感屈伸相感故有

兩賜寒煖風之變兩與賜對煖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

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也成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成

雲陰陽以有和成風雨賜則成煖陰以有和成寒風則成風

所以有萬物者所以成萬物風所以動萬物所以生萬物者也

孔氏曰長物者其始成物也

五者來備各有其叙庶草蕃庶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愚曰備謂皆有而不缺叙謂應期而不亂。朱氏曰如此則

靡草滋若豐蕪即下文之休證也

王夫之曰

草者物之尤微而

。蘇氏曰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王夫之曰一如此則自凶。

朱氏曰有無相反常兩則無隔常煥則無寒如此則草木不

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證也王夫之曰

曰休撤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督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咎王夫之曰徵曰狂怕王夫之曰兩若曰借怕暘若曰借怕燠

若曰急怕寒王夫之曰蒙怕風若

林氏曰季秋之變凶國用之虛實民力之舒急主勢之安危

必自夫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五者中節則是五福之證不

中節則是六極之證故五者之來備而叙非其自爾是人君

休嘉之證也其極備極無亦非其自爾是人君各邊之證也休

咎在此而其證驗在彼肅又督謀聖者休之本時雨至時風

八王夫之曰狂借豫急蒙者各之本常兩至常風各之證也。

朱氏曰若順猶應也蕭則和便有溫潤底意思所以說時應之義則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所以說時應之義則昭融便有和暖底意思故說時燠應之謀則深沉便有疑結底意思故說時寒應之聖無所不通惟風亦然故說時風應之

林氏曰人首大地之心也吾身之貌言視聽思作於胸膈萬事之關若育天地之運動其有得失而天地之氣應者其非自爾林山外而至也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為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者又豈能強於其外哉其備以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其所固有其充實光輝之發輝然見於面發於情四體不言而喻而論此所以通乎神明光○百于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何足以與此○朱

濱蘇氏曰肅之反為狂又之反為僭唐孔氏曰政不為僭唐孔氏曰政不為僭唐孔氏曰政不為僭唐孔氏曰政

豫朱氏曰豫有明不足也謀之反為急惠曰豫急則不謀謀○唐聖之反

為蒙朱氏曰蒙蔽不通也○王氏曰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

賜若豫則解緩故常煖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宜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常風若○林氏曰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思所以去其咎

而反其休五者之登聖又雖無之以其然則不可以不自省也。朱氏曰人生之行事與大地相感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亦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陽又自致陽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陽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谷澄亦然愚曰天地之類有七年之旱此數之變也理者理之所符數者數之所符然非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歸水旱之小或然之變不能廢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運也

曰下省反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殺用

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為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好指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氏曰師尹衆正官俊民賢者章顯微隱也。朱氏曰此獲

說時之證歲統日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

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

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養可致反是則為咎證二山陳氏曰

一二十四氣二百六十日王者治事之要而首以治事如

然若局官太宰職於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而配王極道

王則王省惟歲也月終三十日而治一月之事士分職以治其

如月終周官小宰贊水宰月終則受羣使之要此則士分職以治其

十一時百刻而治一日之事師尹衆正官各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

日然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止日成此師尹衆正官各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

歲時以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

曰天也問之氣下而治一月之事士分職以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

和至道而治一月之事士分職以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

之會為家有平康之休也上下未就而天之經則申於成象而反于

是矣王氏曰自百穀用。朱氏曰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

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養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孔氏曰其星好風畢星好雨再引氏曰其東方木日月之行有

夏之變之常天就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圖如

九此高南五階如商書七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為極入地

之事也。易曰兩陽爻風之證是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也。歲月日星之證是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也。既以人而證天又以天而證人是謂庶證。林氏曰或以此證為五福之來也。庶有五福而聖極有五福。

九五福

朱氏曰休咎證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盡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節夫桀紂之極也。林氏曰兩陽爻風者五福之證也。林氏曰唐李泌曰天命之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也。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證各得其叙。則斯民歸於五福矣。五福歸天所異贊。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失其叙。則斯民陷於六極。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感而避之也。使民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

治道之拯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氏曰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新安王氏曰天地之大德在於生人之生貴於萬物而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聖人贊化育以厚民生而壽則其生之長者也是以四代皆尚齒故五福以壽爲先。愚曰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

曰足於衣食而無事於養生曰富也。愚曰富則其在其中五福皆大下而不及貴壽且富而或不免於

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

而不知好德則老而不死是爲賊何足貴哉故四曰攸好德

言所好在德也

又貴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成也成其終而無虧所謂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者也曾子啓手足易簣此考終命者也

張氏曰考終命則安其止死於正後棺槨而死與則其考終命者皆非考終命也。新安王氏曰考終命而死者止命也。考終命者皆非考終命也。

孔子之表君子謂不幸以非常理也

林氏曰六極者五福之反若天下皆受亦

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為鑒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失其

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六器

唐孔氏曰邦謂置邦國以封諸侯班宗廟彝器以賜之周禮

通鑑之官彝器也彝蓋酒尊宗廟之酒器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器之八器也

旅葵

周書

西旅獻葵五羔 太保作旅葵

唐孔氏曰西戎有國名旅犬高四尺曰葵林氏曰葵葵文犬類人心而可食故曰葵

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趙盾與而食之葵葵與之有禮也也夫葵葵在而善將人指彈能如公葵乃大之奇異不常有者○葵葵於犬反

太保召公召公名奭在二岐邦之內公職也召公名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陵封燕益東公○林氏曰不言召公作而言太保者則

保傅之職也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氏曰四夷慕化九八言非一。林氏曰蠻夷莫不來王其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孔氏曰底致也。○愚曰功業隆盛則驕侈易生自古成功驕侈未有不敗亡者故召公逆防其萌而訓于王。漢武帝命徵辟布邊境則建殊產之

馬漢高則興六死之師未至海內而每後至王國召召公作旅獒自展遠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妨法去物惟德其物

三山陳氏曰古之王者惟明而無蔽故克謹其德而四夷咸皆賓服。林氏曰無意服荒四夷之王明王謹也。張氏曰內夏外夷無有遠近悉獻其方土所產之物。薛氏曰非求之也懷德而

來也。張氏曰：惟取其可以供服食者用者，若苛玩則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也。林氏曰：王者既不以私欲奪國力之

獻，至受其所當獻，亦不專之以爲一己之利也。必分以予諸

侯，夫遠近所以貢方物者，以吾德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

致者而賜異姓之邦，是昭示其德之致也。使諸侯受此物者

無廢其事上之職。禮記曰：如分陳以於方物中，有贊王之貴。

則分于同姓之國。禮記曰：如分魯以於方物中，有贊王之貴。

所以聖其節上之義也。蔡氏曰：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與諸

侯，故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此章專論古

者貢獻之義。蔡氏曰：獻之義，小不可爲，大不可不爲。用者不可不爲，然則其義可知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愚曰：狎，褻昵也；侮，慢也。德盛則心無限，量禮愈謹，恭故不狎

侮，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於棄之也。○葉氏曰：君子入

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無歸心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侮之則不肯用力矣。○愚曰狎侮人者人亦狎侮之故無以盡入之心力也。○林氏曰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博人使武王受之以易則則其心不能無狎侮於人矣。○言窮處可見。○愚曰狎侮玩人則非所以謹德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愚曰不役耳目不為耳目所役使也。百度百事有法度也。○新安王氏曰心官為主於內而耳目從之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百度安有不正乎耳言為主於外而心從之則物欲蔽汨百度安得復正乎。愚曰受象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玩五貫人喪息流德玩物喪志

葉氏曰玩者心有所好而耽焉者也。○愚曰玩人則狎侮也。喪德昌氏曰玩人則此心已不做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其大玩物則心為所移故喪志

蔡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之事。○愚曰受象則玩人玩物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愚曰志以道寧則止善持志不為物所動言以道接則明理

知言不為人所惑受惑則志動於物而非以道寧也○林氏曰於

以道寧耳以道接之則知所從違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愚曰為有益而作無益以害之則其功虧矣安能成異物

而賤用物則上下爭事奇玩而民力耗矣安能足受惑則志動於物而非以道寧也

犬為非其土性不畜并竹反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孔氏曰非土性謂非此土所生○愚曰帝王相博之戒如此

故君心無異物之累林氏曰受惑則志動於物而非以道寧也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蘇氏曰夷狄性貪故喜兼而惡貪古之循吏多能以廉服夷

狄而貪吏多以致寇況於王乎故獲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

不至。○林氏曰：所養雅實則善政善教，有以福斯民，故遭人

安。安，樂也。實，實也。物也。使人且樂不至，太保諫苟不獲，其所養實也。安，安也。亦將不安。○新我王氏曰：安樂則兩失之，不受則兩得之。

二山陳氏曰：遠人，則則也。人。○新我王氏曰：遠人，則則也。人。○新我王氏曰：遠人，則則也。人。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黜終累，黜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其責及。

孔氏曰：早夜無或不勤于德。呂氏曰：此即明工建德工夫不。而。○三山陳氏曰：勤則敬，敬則物不亂，亂則怠，怠則忘，忘則物得以干之矣。

○呂氏曰：矜，乃矜持之矜。愚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

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呂氏曰：此是。○朱氏曰：風，安也。或。○孔氏曰：八尺曰仞。

○鄭氏曰：簣，盛土器也。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鄭氏曰：簣，盛土器也。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鄭氏曰：簣，盛土器也。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箕之積也。故細行不積，足以累大德之全。一實不勉，足以虧九仞之成。愚曰：此喻細行之不可不謹也。此書始終以勤慎言，乃一篇綱領。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愚曰：信行此已上之訓，則民業可固，而王業可以不然。則反是矣。當時民居已安，王業已定，保謂保而不失。世王世世王天下也。孔氏曰：武王聖君，猶有此戒，況非聖人，可以無戒乎？

巢伯來朝。

直義

乃如鏡

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南方遠國，殷之諸侯，伯爵也。武王克商，慕義來朝，乃周同姓畿內之國。杜預曰：乃在伯爵也。又為卿士。陳氏曰：旅，陳也。陳王之教命於巢伯。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杜預

愚曰周公受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內公
爵也後封於魯經文八篇內有金縢二字因以名篇

周公所作西伯周公事跡故
謂周公作金縢○說見下文

金縢 凡五章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禱卜周公曰未可
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故州同聲音爲壇於南方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三山陳氏曰弗悅豫疾篤也。孔氏曰二公召公太公。愚
曰禱敬也和也而有深遠之意故卜稱禱卜。葉氏曰戚反
休也二公以武王疾爲先王不佑而道之戚如雲漢言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表氏曰
二公欲卜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故周公不愛其身
欲代武王之死功事也自以爲功言其身任此事也。孔氏

曰壇祭土壇除地

陳氏曰除地一壇而祭二壇以設太王王季之子也。其本意馬氏曰為壇設其高者祭曰長故也。

○鄭氏曰植古置字。○孔氏曰置璧以禮神秉珪者周公執

之也。

張氏曰置璧者王季之子可以立三壇而通之故也。○林氏曰子也。○禮一壇去廟為壇去遠為壇。持其璧於壇下。

無廟者也。○孔氏曰大夫去廟而哭者為無廟也。宗子行禮於廟子無廟則去廟而哭古之有事祖考當夫無廟與不可以入廟則為

置以祭礼支子不得祭其四故。用公不敢祭於廟而祭於壇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工二日鷹虜珪若爾三王是有小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嘏

命我光王亦求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

與珪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林氏曰史為簡冊書其祝辭。○唐孔氏曰元孫即武王某者

武王名

林氏曰祝辭用武王名及史記戰前代以某字蓋周人以諱事稱其名蓋無諱於周。

○釋文曰邁

也。呂氏曰：衆人有疾，皆自致之。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衛養適宜，豈自致病？蓋偶與天地厲氣相遇而成。疔害之疾也。林氏曰：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天子長也不夭也。皆謂武王。○啓、孔氏曰：責如施舍已責之責，謂負父人物也。○三山陳氏曰：若天意欲取償其責於武王，使之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蘇氏曰：我仁孝能順父祖。○新安王氏曰：材才智藝技藝也。○呂氏曰：自天而視爲下地。○新安王氏曰：寶命言其命之貴重如大寶。曰位之義，依有所倚，歸有所處。○愚曰：乃元孫受命于上帝之庭，敷佑四方，蓋能定爾子孫，而使四方祗畏者也。今方克商，王業猶未甚定，人心猶未盡服。若纘武王之死而無墜天所降之寶命，而墜死則天之寶命自此墜矣。自纘特可以定子孫，服四方，而非先王自亦未有依歸矣。纘三王

事鬼神乃曰之能王所不能若天子服四方○呂氏曰武王命之
乃王所能且所不能也○此欲以曰代其之身○

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此禱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死

王之死身乃崇社人民所係故也

其後武王之身社於商八年

之變日幾不深况克商二年而遷此○愚曰即就也珪璧所以事

神許我則王生而已死故以珪璧歸持爾命死則用以事鬼

神不許則王死而已生乃屏去珪璧書不得用以事神矣○

蘇氏曰死生壽夭有定數而周公以為可代世多疑之夫匹

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况

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凡臣為君乃為天下為先王

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

愚曰聖人與天為一體接造化

誠之淵

乃卜三龜一習吉燔籒子若見書乃并是吉○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冀百乃瘳勸

蔡氏曰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

東陽馬氏曰一猶筮也。孔氏曰習重也。愚曰三龜之

兆盡相重而吉者猶鑰鑰見占書亦并是吉。公曰如此兆體王

其無害周禮占人云凡卜筮三《大》。蘇氏曰知王之必愈已亦

莫之代予小子周公自謂也。予新即命于三王為求久克終

是圖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即上

文所謂歸俟爾命也。○王氏曰縢緘也。古者卜筮既畢而不

取爻必納其冊書於匱以金縢之異時將有大卜則復啓焉

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以為後來自解之計也。王

明日疾乃瘳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心也。王瘳而周公

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息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魯一季則罪人欺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貶之王名之曰鴉

反鴉于鴉

王亦未敢謂杜預公

史記曰武王有瘳其後乃崩新文王氏曰疾之瘳薄之也。東陽馬

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史記武王兄弟十

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曰蔡叔度霍叔處曹叔

振鏗成叔武其康叔封卅季戴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

武庚祿父於故都以為殷後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

聖德留輔相朝廷過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分商畿內地封管

叔蔡叔霍叔監武庚治殷民號三監武氏曰纘曰天子使大夫為

救武庚異於其它方伯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

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為成王之不利奪其

位而有之林氏曰君薨臣百官總攝於冢宰二年古人皆然周公乃

有流言者蓋羣臣兄弟怨則弟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存聖

德自商通言之則周公當立天子成王而相之殷人固不能無疑言殺於
周公爲兄周公爲政固已不平故魯季弟季孫言與武庚叛而殷人從之
蓋自光王之疾周

公周中事此矣

○孔氏曰孺子推子也言成王辟法也成王

子名諱。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愚曰周得天下未久三叔與殷叛欲危

宗社是得罪於先王也周公任天下之責苟不以法誅之則

宗社危矣將何以告先王乎故奉先王之命以誅非周公所

得違也三山陳氏曰魯魯以小人之心量聖人而四凶之於舜叔孫

其告及天下故舜之封禪所以爲至仁○林氏曰周公恐殷叛禍

延天下故急往征之而武庚三叔伏辜乃在二年之以蓋雖

爲宗社計而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之意焉呂氏曰內而成王

國交亂周公也。至二年之公錄有一公在內也。彼無一公居中

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二○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公故周公既誅三靈作鸚鵡之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

王猶未悟欲讓公而未敢林氏曰成王不換成王之情。在王

之重不以小嫌而自沮夫人謂已有奪宗之謀已惡其誘而親以兵誅之則近乎挾私以快志矣非深和周公者誰不疑之是使成王益疑也故周公居東未還而作○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

大誥之後然齊魯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愚曰自紂之叛成王之崩以周公輔政或以需其時周之賢宗東多一

公又居師保之任使周公以東而之舉屬太公以朝廷之權委之公而

已超然引退則四國將不攻而自服上因君臣之數下全兄弟之安其

心豈不其明其事豈不其易乎乃犯天下之疑謀骨肉之私冒為其主

勤為國弼夫周公責成之責與王空一體負大誥之責居得政之勢其

心蓋在使周公而去周公豈至不可保哉要之一公大贊也恐公

所優為使周公而去周公豈至不可保哉要之一公大贊也恐公

大聖也分憂固各不同而異其思兼三王使太和之治並隆庶幾度

更商以立以百年之基或者非一公所能也此周公所以為天下萬世

任其重而不辭也雖然柔乎誠當致也然四國之變內公悉動邦君師

事既已觀大周公焉能保其必濟乎成王之疑久而未釋二公不敢言

朝廷不敵諒向非天雨反風成王感動周公焉能保其必悟乎是不然

四國之在皆以周公臨之猶葉內難耳何疑於不厲哉公之精誠能回

武王已死之命豈不能回成王天釋之心况成王既昏闇之君縱使

及屢不形終亦必悟周公固預知之矣二監既誅成王既悟而吾所以

致太平者固可以次第而李也釋信之於漢升明之於蜀皆循此規故

於未為之先如魏趙取廣而滿原公不能料之乎解勝公山之召天子

德欽在聖人之德於行道如此况成王之賢真足爾哉太平恩公知之

也蓋深豈以一時之難歸易吾千萬世之宏規哉自今觀之則獨善一

身之計與立周家八百祥之慶其輕重果何如耶雖然有周公之聖則已

秋大熟未獲戶部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弃

反皮音

以塔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獲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作新逆我國家

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氏曰皮弁質服以應天

唐孔氏曰皮弁白衣布素纁裳

林氏曰將塔金縢

之書而下是風雷之爲何祥塔緘之際猶未卜而得柱者周

公代死之說於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之諸史及百執事皆

昔之從周公以下者今王將卜故復爲卜而俱至。三山陳

氏曰周公代武王之死二公未必知而二公之知周公不特

於塔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非口舌

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苟抗強其必信則一公與

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今

既得此書則可解矣言一公及王則是一公首唱王以徧問

諸史與百執事庶幾其能陳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也諸史百

執事言信有此事又嗟嘆謂昔公命我勿敢泄其言夫周公

尚欲以身代其父之死况首奪其嗣子之位乎唐孔氏曰周

公忠忠欲代○孔氏曰王本欲卜知吉

凶今天意既可知故止勿卜○冲人說見盤庚下○愚曰周

公以成王未悟留東未還故成王謂朕親迎公以歸我國家

之禮亦當宜之謂使之相稱也東陽馬氏曰九罭之詩美周公謂

施九罭之禮則可以得難勳之魚

○三山陳氏曰東海殺孝婦天為亢旱三年豈有

周公之忠聖為護所蔽而天威之不動乎以風反風特在疑

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幾信不誣矣。愚曰或謂起所偃之木而禁未或謂起木所偃之木而禁未俱通

書傳卷之七